故都秋味几多重

——以“味论”解读《故都的秋》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张兰

【摘要】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散文中的名篇，研究的人也很多。但从“味论”美学角度来研究“故都秋味”的比较鲜有，更无深入探讨。从“澄怀味象”“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太羹之遗味”三个审美视角剖析文本，能获得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体悟。

【关键词】《故都的秋》 秋味 澄怀味象 调和 遗味

“味道”很难言说，郁达夫却在《故都的秋》中呈现了他“饱尝”的故都秋味。无疑，“秋味”是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的“关键词”。开篇作者即提出想“饱尝”这“故都的秋味”，第2节通过对比表明北国才可“饱尝”“秋的味”。其后“秋味”时而跳脱时而隐现。到第6节写秋雨下得“有味”。至文末说文人写得“有味”,“秋的深味”，秋的“回味”......“秋味”在文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与文中描绘的五幅画面流露出的“秋味”联结并凝聚在一起，使全文意脉显明，结构呈现出“辞断意连”的特点。

古今中外写“秋”的很多，写“秋味”却比较少见。毕竟“味”不如“声”“色”那么直观、外显。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却成了精品名作。那么郁达夫是怎么营造出独特“秋味”的呢？笔者拟以“味论”美学范畴，从“澄怀味象”“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太羹之遗味”三个审美视角加以剖析。

1

澄怀味象

在古代美学的范畴体系中，“味”最初表示感官体验的“口舌之味”，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味”范畴逐渐向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靠近。魏晋南北朝时期，“味”彻底作为美学范畴存在，表达审美体验的“澄怀味象之味”。

“澄怀味象”出自南朝宋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味，指主体的审美活动，体味、品味、玩味，也即体验。象，指客体物象、审美对象。澄怀，是要求审美主体澄清胸怀，涤清玄鉴，使内心虚静空明，无所挂碍。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以清澄纯净的情怀感悟审美对象。

宗炳提出“澄怀味象”，正是提出了山水画的创作目的是“观道”，一言以蔽之，是“畅神”。“畅神”是说作者自我内心的性情通过山水画的创作过程得到自由的抒发和愉悦，是借助描绘客观对象实现主观精神的释放，即庄子之所谓逍遥游。因而我们借助观其画，赏其作品，可以体察作者内心性情、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作为主体的人和“道”“自然”感性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融合在了一起，不再是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天人合一”。值得一提的是，其论主体的“澄怀味象”境界，成为后代画论中“气味论”的源头。

文艺之理互可阐发。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当放情于自然山水时，山水便成了他们“澄怀味象”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需要保持清澄虚静的精神状态，融情于景，甚至造景写心，才能自由地抒发情感，从自然中获得审美享受。

《故都的秋》亦是如此。“味”本是一种口舌的感官体验，但经过作者“澄怀”之后，一番“饱尝”“领略”“赏玩”“联想”“遥想”“感触”“感受”......“味”变成了一种审美体验，变成作者不断品尝和咀嚼“秋味”的过程，从感官到意识都发生了升华。作者体物玩味，由心选景造境，作品呈现出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心理体验和由此而来的意蕴美。因此，与其说北国之秋呈现出“清”“静”“悲凉”的总体特点，不如说作者保持了“澄怀”，造出了符合自身心境的“清”“静”“悲凉”之境。人与景相得益彰，相互映照，互相生发。故都之秋的景貌只是作者内心心灵的一种投射。这既是作者对自然风物进行审美的需要，也是作者心绪和情感的流露。陈日亮说：郁达夫描绘的秋景图是“有我之境”，是“一个人与秋”的传神画。这可作为一个参证。因此，把这篇散文当成纯粹的写景状物散文，把“清”“静”“悲凉”一一对应到文中的景物实体上，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

我以为作者“味象”时心境是“清”（清澈、纯净、空明）的，“静”（虚静恬静）的，悲凉（悲哀凄凉）的。外显的“清”“静”背后是内在的“悲凉”。作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作者摹写“我心”抒发“我情”，不仅对景物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而且在景物外显的“声”“色”上也进行了巧妙的设计。因此，北国的“秋味”有了不同层次的审美意蕴：“清”“静”着眼于表现外显、具象的故都秋味，“清”是指它的清澈、纯粹、鲜明，其实就是饱、透、十足，就是季节特征分明；“静”是指它的到来静悄悄的，暗里变换，寂静无声，就是令人不是渐渐感知而是猛然发现的；“悲凉”是其内核，是由“故都”的“故”和秋天的特质以及中国人悲秋文化基因里传达出的深沉（潜意识中的）感触。

2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三国志·夏侯玄传》（陈寿）中有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羹的美味，在于多种异质滋味的调和。《国语·郑语》里记载：“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其中“味一无果”是说味道如果只有一种，就不会有美好的滋味了。各种味道的调和，才能形成醇美之味。同样，艺术作品的“味”，不能是单一的，也应该是混合的，“合异”的。

《故都的秋》的“秋味”也是由多种不同方式、不同滋味调和而成的。

先看整体上“秋味”的调和：

文中描绘了五幅图景，展现作者“饱尝”的故都“秋味”。这五幅图画，从空间上看，由近及远，逐次打开。先由一个封闭的院落为立足点，进而拓展到开放的街巷，再到满北平城，最后到整个北方。五幅画面并置动态地展现作者审美视角的转移，展现了故都的秋味渐深渐浓的变化过程。

从方式上看，作者“饱尝”“秋味”的方式有“静对”和“遥想”。第一、二幅画表现为“静对”：秋院“静对”（朝荣的）蓝朵，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静对”落蕊及扫后的丝纹，“觉得有点儿落寞”。其后几幅画离开了具体的院落进入到“遥想”的心灵世界和经验世界。

从“秋味”层次上看，作者“静对”秋花，从院内的牵牛花到院外街巷“像花而不是花”的“落蕊”，表现秋之“清静”与“清寂”的味道；“遥想”秋蝉残声、秋雨幽韵、秋果佳日，表现秋之“清寒”与“清闲”的味道。一、二两幅借景生情，由眼前景激起直觉和生命的体验；第三幅画并没有跟前两幅割裂开，遥想秋蝉“衰弱”的“残声”，强化了清寒、肃杀的秋味，“秋蝉”“蟋蟀”“家虫”等诸多意象促使人溯回到广袤的历史空间去感知秋味，调和了秋味，还带有一丝可亲的气息；第四幅画秋雨后闲人的寒暄歧韵，“清寒”之外，还增添了一种“清闲”的韵味。最后一幅图画，“清闲”中带有一丝“清甜”，调和之下，多了一丝亮色，语意回环呼应首段，点明清秋佳时，收束秋总是好的。整体上外在表现主要为清、静的特点，清、静的背后是悲凉的内蕴。

从五幅图的主体意象上看，“蓝朵”视觉上清冷淡远，还有种静谧的味道；而“落蕊”的“落”字，视觉上会产生一种下沉的动态感。蕊，有形态小的感觉，由“落蕊”联想到“凋零”“凋残”，心理易产生生命凋逝深沉的伤感；“秋蝉”自然联想到“寒蝉凄切”，想到凄凄惨惨戚戚哀怨低沉；“秋雨”寒凉，淅淅沥沥滴滴答答，一层紧似一层，与之前的清寒叠加在一起，给人一种日益强烈的深沉的悲凉感。而只有饱尝了这些人生滋味，才会酝酿出人生的“秋果”，人生的甜美甘甜。

从语言上，郁达夫的语言既有古典诗文的典雅，又有现代白话文的通俗；既有雅趣，也有俗趣；既有文言语辞，也有欧化的语法结构，英语词汇。作者巧妙地吸收和改造了这些味道各异的语言，相互渗透交织，使文章语言富有生气，味道独特醇美。

再看局部“秋味”的调和：

例如“秋蝉残声图”：秋蝉的“残声”听觉上给人凄惨、低沉之感，一悲。“衰弱”还有视觉的枯瘦感，又一悲。“特产”一词修饰“秋蝉”用法独特，暗含褒扬态度，一喜。“啼唱”一般指公鸡的啼鸣，嘹亮悠长。移用到“秋蝉们”身上欣赏态度更为明显，又一喜。“嘶叫”，感觉凄厉沙哑，声音不美，作者却偏偏将这声音的主体比作可亲可爱的“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家”字一气叠用，语义重复，词与词之间衔接紧凑，节奏迅疾明快，不断强化喜爱的情感，简直将“秋蝉”当做家庭成员来看护照料了，爱怜和珍爱的感情很亲切很自然的流露了出来。作者犹如一个技艺高超的调味师，将“五味三材”调和在一起，将与“残”相近的味道一次次添加使之变得更浓郁，使与“残”相异的味道也融合在一起，于是整体味道变得更丰富多样，不是单一的浓郁暗淡的悲苦凄厉肃杀，而是淡淡的伤感淡淡的哀愁，又带着淡淡的亲近和喜悦，可谓“五味调和百味香”。

3

太羹之遗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味”已经彻底地作为美学范畴而存在。陆机将“美”和“味”联系在了一起，在《文赋》里有言：“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缺太羹之遗味。”用“太羹之遗味”来形容美的这种绵延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颇多以“味”论文，使用了“遗味”的概念，讲文学艺术应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到唐代司空图再一次将“味”作为诗歌艺术的精髓，提出了“味外味”，第一个“味”是某种具体的味的感知；第二个味是对调和各种具体的味而形成的“醇美”之味的体悟。

《故都的秋》也具有这种“遗味”“余味”，或说是“味外味”。有余味就是有回味的余地，文字耐得住咀嚼玩味。文字怎么才能有余味呢？就是要含蓄，要语少意多，要辞约意丰。做到含蓄与有余不尽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握住事物的美学特征，不直言其理，而诉诸观赏者的审美直觉和情感，让观赏者亲身去体验、品尝味道。

因此重点不是去具体描摹事物，而是把握事物的美学特征，表达自己的体验和直觉，带着读者去体验和品味。

比如“落蕊图”表达的就是直觉和体验。“落蕊”，一个“落”字，字很重，有方向，让人情绪也沉沉的，有一股冷意和惆怅。“铺得满地”，是视觉上的体验，有延展感；“脚踏上去”，侧耳倾听：声音也没有；用心去嗅：气味也没有。脚感觉到的是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柔软”的质地，若有若无，和凋零了没有了生机活力的生命十分吻合。一切轻飘飘的，淡淡的似有还无，这里有一种气氛，静谧的，无声胜有声的寂静、安谧、冷寂，让人沉醉，让人情不自禁地慢慢回忆过往。

作者还描写扫帚在灰土上留下的丝纹，使用了“细腻”“清闲”“落寞”三个词来形容。“细腻”不仅就这痕迹的形状而言，而且似乎还带有一点心理上的微妙感受。能驻足细看这平常不过的扫地的痕迹，并自觉其“清闲”，或可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寻常生活的一种“觉解”。为什么“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呢？因为这扫帚留下的痕迹只是暂时留下，人一踩，风一吹，就不复存在。作者的人生际遇中也不乏颠沛辗转，或许当年东坡的叹息现在要借作者的潜意识隐约地流露出来了：“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的轨迹（命运）是难以自己把握的，何况即便是偶然留下了点什么痕迹，那痕迹也是转眼即逝，你连活过的证据都难以保留！这还是文化基因所致，所以作者说“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作者并没有具体展开自己的人生感慨，留了很多空间和余味让读者去想象，去品味。“落蕊”，即残存于地，“落”把“毁灭”和“消逝”的意义同“残存”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残存的价值在于它和往昔的另一段时间建立了联系。作者由“落蕊”想到昔日枝头花蕊之鲜活，由过去的繁盛凸显现在的衰败，激起人对往事的眷恋，而繁盛转瞬即逝，落蕊无可挽回，又激起人无限的怅惘。因此，“落蕊”成了一种隐喻，隐喻着已经逝去的生命。作者自己审视着落蕊，静对着扫后留下的丝纹，也许正在追踪和眷恋那已经消失的生命。踪影全无，还是去追寻。读着“落蕊图”的这些文字，让人领悟着郁式表达的奥妙：要让文字“实”中含“虚”，“无”中存“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之所以让人言咏不倦，原因在于郁达夫营造出了独特的“秋味”。他“澄怀味象”，保持了“澄怀”，造出了符合自身心境的“清”“静”“悲凉”之境，“清、静”是其外显表现，“悲凉”是其内核；他调和了“五味”，使秋味有层次，味道更丰富更醇厚；他营造出了“遗味”“余味”，让“秋味”回味甘，回味永，“味”之不倦。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品一品“故都”的“秋味”[ J ]. 语文学习,1994 (7) .

[2] [7] [9]宋庆东.“味”范畴与中国美学[ J ]. 重庆社会科学, 2009( 4 ) .

[3]陶礼天. 艺味说 [ M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7：7.

[4]姚丹. 论宗炳“澄怀味象”的审美心理意义[ J ]. 美与时代（下），2012（3）.

[5]张晶. 澄怀味象与山水有灵:宗炳《画山水序》评析 [ J ]. 名作欣赏，2018（12）.

[6]陈日亮.《故都的秋》的秋味品读[ J ]. 中学语文教学 ,2010(10).

[8]苏宁峰.《故都的秋》的“景名”：堤柳借翠，岸花分香[ J ]. 名作欣赏，2014（6）.

[10]、[11]李知.“味”论内涵的延展[ J ]. 船山学刊，2017（4）.

本文刊载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2021年第6期，欢迎订阅，鸣谢！